



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Jin Dai Xi Ou Min Zu Zhu Yi

李肇忠 / 著



人民出版社

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李肇忠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侯 春

版式设计: 王 舒

装帧设计: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 李肇忠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01-010242-9

I. ①近… II. ①李…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西欧—近代 IV. ①D0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6794 号

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JINDAI XIOU MINZUZHU YI

李肇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242-9 定价: 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contents | 目 录

导 言	1
一、研究的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3	
三、内容的说明 /20	
第一章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	22
1.1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词源 /22	
1.2 民族的概念 /26	
1.3 民族主义的概念 /31	
1.4 近代西欧历史背景下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36	
第二章 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	43
2.1 中世纪欧洲人的国家观念 /43	
2.2 民族意识的产生 /49	
2.3 启蒙运动和世界主义 /51	
第三章 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的工业化背景.....	60
3.1 工业化的性质及其基本进程 /60	
3.2 工业化和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的关系 /63	
3.3 工业化和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的演进阶段 /86	

第四章 1870 年以前的西欧民族主义	89
4.1 1815 年以前的西欧民族主义 /89	
4.2 1815—1870 年的西欧民族主义思潮 /109	
4.3 1815—1871 年的西欧民族主义运动 /144	
4.4 1815—1871 年的西欧民族主义情绪 /163	
第五章 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的转向.....	173
5.1 转向的表现 /173	
5.2 转向的原因 /175	
第六章 1871—1914 年的西欧民族主义	189
6.1 民族主义思想 /189	
6.2 1871—1914 年的西欧民族主义运动 /232	
6.3 1871—1914 年的西欧民族主义情绪 /248	
6.4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263	
结 论.....	275
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8

导 言

一、研究的意义

1989年，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提出，自由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如他所断言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冷战时期沉寂多年的民族主义猛然复苏，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世界兴起了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可以说，民族主义现象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的显著特征。首先，它是影响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强大力量，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版图，撕毁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英国、法国的殖民体系；分离型的民族主义瓦解了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至今还折磨着俄罗斯、土耳其、英国、西班牙、巴尔干国家、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其次，在工业化时代，民族感情是各国公共生活中最强烈的集体感情，而且通常比宗教狂热、阶级感情还强烈。它既可催生并强化神圣的集体认同和爱国主义，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的强大力量；也可走火入魔，点燃民族仇恨之火。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局部战争的爆发，都有民族感情炽热的背景。因而，民族主义在公共生活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学术领域也是近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研究民族主义，将有助于我们更明智地应对民族主义现象，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和把

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大势。

民族主义源于18世纪的西欧，在19世纪扩散到整个欧洲和美洲，到20世纪又蔓延到亚洲与非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西欧民族主义是各种民族主义的原型，只有全面、透彻地分析与认识这种原型，才能更好地理解民族主义的各个变种。

在中世纪，政治分裂和文化统一是欧洲的基本面貌。一方面，人们生活在规模小，但独立性很强、近乎自治的庄园、领地、城市、行会等政治单位之中；另一方面，他们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文化是当时欧洲普世性的文化。他们只知有教，不知有国。但是，从18世纪末开始，工业化改变了这种政治地理碎片化和精神大一统并存的局面。

首先，工业化瓦解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削弱了其狭隘的家族和地域忠诚。与此同步的是，以往碎片化的欧洲政治版图，演变、组合成20多个民族国家，规模较大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原先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封建诸侯国。于是，绝大多数人开始把民族国家当成新的社会安全庇护所，把民族主义作为新的精神依托。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欧洲居民都转而为，人类天然地划分为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属于某个特定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公民，把文明认同为民族文明，把他们个人的生活和生存认同为或等同于民族的生活和生存；都接受了每个民族都应该有一个它自己的国家的观念；都认为每个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该民族的主权独立，乃是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说过：“60年前（指1815年以前——引者注）《十字架报》（德国一家影响很大的政论性报纸——引者注）还呼吁俄国皇帝干预德国内部的问题，这要是在今天（指1914年以前——引者注），尽管阶级对立上升，却是难以想象的。”^①

其次，在工业化时代，大众的效忠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8世纪末以前，人们的效忠对象是教会、国王、庄园与行会，他们往往为宗教或家族而战。然而，工业化改变了这种局面，它导致了全球性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使欧洲人的政治效忠对象变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他们转而为民族或祖国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5页。

而战。为民族、为国家献身的道德理想取代了效忠领主的骑士美德，对民族国家之爱超过了普世的宗教之爱、超过了阶级感情，对敌国的憎恨超越了对异教徒和敌对阶级的仇恨。启蒙哲学家宣布“专制之下无祖国”，马克思则说“工人无祖国”；但到第一世界大战爆发时，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工人阶级却都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奔赴战场，相互残杀。

最后，面对源于工业化的国际竞争，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为了本民族成为工业“中心”和避免沦为农业“边缘”，纷纷提出了确保本民族持久存续和出人头地的思想主张，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建和巩固民族国家的群众运动。

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盛行、民族感情的炽热、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构成了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的壮丽与又复杂的历史画面。历史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这就是本书所要描述和回答的问题。

二、学术史回顾

民族主义研究始于国外。笔者把国内外以往的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研究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另一类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研究。

1. 历史学家们的研究

民族主义研究领域，首先是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汉斯^①（Hans Kohn）和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开创的。

科恩考察了民族主义的起源、演变历史及其类型，分析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革命、现实政治、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

科恩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感情、意

① 科恩的相关著作有：《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New York：1944；《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Princeton：1955；《The Age of Nationalism: 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New York：1962；《Nationalism and Liberty: The Swiss Example》，Westport：1978；《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London：1933。

识和思想状态。民族主义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应该建立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国家应该包容整个民族；个人的最高忠诚要奉献给祖国。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用共同的政治模式整合人民大众的政治进程，在近代国家出现前，不存在民族主义。民族需要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创建又强化了民族主义。^①

科恩把民族主义分为西方（莱茵河以西的英国、英国殖民地、荷兰、瑞士、法国、美国）民族主义，以及东方（莱茵河以东的中欧、东欧和亚洲）民族主义两类。前者是政治民族主义，是限制政府权力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和学说，“是与个人自由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②，强调个人有权选择他所喜爱的政府形式和民族归属，其目的是创造一个自由、理性和主权在民的公民社会。后者是文化民族主义，它反对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否认普遍理性和一致性，强调民族的个性或唯一性，颂扬与启蒙思想相对立的民族传统文化，企求在情感而不是理性、在过去而不是现在，找到对抗西方的资源。

后来，有学者在科恩的“二分法”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东、西方两种民族主义的不同特征。^③

西方民族主义	东方民族主义
政治的	文化的
政治民族	文化民族
公民的	种族的
自由主义的	非自由主义的
个人主义的	集体主义的
自愿主义的	有机体的
理性的	神秘的 / 情感的
普世的	特殊的
西方民族主义	东方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沙文主义）民族主义
立宪的	独裁的

①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p. 19.

②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p. 30.

③ Philip Spencer and Howard Wollman: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96.

科恩还指出，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民主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三大社会现象，这三种现象互相影响、互相促进。^① 不过，他对近代西欧民族主义情绪的具体表现，以及西欧民族主义与工业主义具体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并没有展开详细论述。这就是笔者在本书中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地方。

科恩的研究启发了笔者的研究思路，那就是：把近代西欧民族主义置于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政治背景下进行考察，考察共同民族意识及其影响，考察为什么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会强烈地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

海斯^② 在《论民族主义》一书中论述了民族主义的产生与传播过程，以及民族主义与宗教、国际战争、军国主义、不宽容现象之间的关系。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一书中，海斯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人道民族主义、雅各宾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整体民族主义的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也分析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因素的关系。

海斯认为，从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按照民族界限重画世界政治地图，开始认为民族自决和民族忠诚是理所当然的事，并认识到每一个人都要对他的民族始终承担全部的义务。^③ 至于为什么在近代每个民族都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海斯却没有进一步做出说明。这就有待我们深入开展研究。

海斯指出，受到启蒙哲学影响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与宣传家。民族主义是人为的产物，在 19 世纪成为一种遍及全世界的大众性现象，还要归功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现代宣传机器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④ 他说，法国居民认识到自己属于“法兰西民族”是民族主义者教导的结果，德国、意大利的居民也是在知识分子和政府发动的潮水般的宣传的

①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p. VII.

② 海斯的相关著作有：*Essays on Nationalism*,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6;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1931.

③ *Essays on Nationalism*, p.26.

④ *Essays on Nationalism*, pp.61—62.

刺激之下才成为民族主义者的。^① 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大众接受这种民族主义宣传，与时代背景有何关系？海斯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中产阶级用来从封建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中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又利用民族主义来作为缓解国内社会与阶级矛盾的政治减压阀，用民族主义来把中下层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在国外的、全民族的共同敌人身上，使他们更愿意接受自己相对低下的经济地位，使他们陶醉在对民族辉煌历史的想象和伟大未来的憧憬之中，从而淡忘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并使他们狂热地支持政府的各种政策，进而达到防止国内发生阶级革命的目的。

海斯的分析是中肯的。他启发了笔者在考察这个时期西欧的民族主义时，既要分析民族主义与宣传策划、政府扶持之间的关系，也要分析民族主义的阶级实质。海斯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在 1871 年之前，民族主义是主要局限在中产阶级的小圈子之内的改革理论，而在此之后却变成了大众乐意接受的学说和集体感情；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听信民族主义宣传而接受民族主义，而不是接受世界主义。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②（Eric J.Hobsbawn）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欧洲民族主义。他认为，近现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产生于 1830 年左右。近代民族的形成与“被发明的传统”密切相关。从 1830 年起，欧洲的知识分子或国家，都纷纷通过编写民族历史著作、民族神话、确立民族象征物来“发明民族传统”。这些“被发明的传统”，包括国庆节、国旗、国歌、雕塑、纪念碑、公共建筑、阅兵式、周年庆典、体育竞赛、为死者举行的仪式等等。这种“被发明的传统”，与以前那种会因时间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传统不同。它是文化工程师故意设计出来的，是固定不变的创造物。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些文化工程师把符号、仪式、神话和历史糅合在一起，用以激发民族情感与意识，满足现代大众的需要和控制

①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p.294.

② 霍布斯鲍姆的相关著作有：*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1992。

制大众。霍布斯鲍姆的结论是：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通常是建国过程中的产物，而非建国的根基”。^①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纲领，其主要目标和特征是它的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②

霍布斯鲍姆把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那种大众的、公民的和民主的政治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原则基础上，创造一个自由公民组成的、主权在民而不是君权神授的新民族。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1830—1870年间盛行于欧洲，尤其是盛行于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这种民族主义奉行一种“门槛原则”（threshold principle），即只有那些领土足够大、人口足够多的民族，才有资格要求民族自决和建立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因为只有这些民族才能够支撑起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1870年之后，这种民族主义转型为“种族—语言”（ethnic-linguistic）民族主义，一些很小的族群也宣称有权脱离大帝国并在种族（ethnic）或（和）语言关系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在1870—1914年间盛行于东欧。霍布斯鲍姆认为，有三个原因促成了这种转变：一是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抵制，二是城市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壮大，三是工业化造成的大规模移民浪潮加剧了文化背景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的矛盾。结果，“自视为同一族人的男男女女，已经深信：他们眼前的境况之所以令人不满，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对他们施与不平等待遇者，正是外族或非我族的统治阶级”。^③于是，这些移民就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①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129—130页。

霍布斯鲍姆的分析是很独特和很有力度的。笔者完全同意他的研究方法，即要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置于主权国家背景下进行，把民族主义研究与研究“被发明的传统”联系起来。他把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巨变解释为民族主义大发展、大转向，是有道理的。不过，这种解释过于笼统，而且只解释了多民族帝国内部的分离型民族主义，却没有解释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工业化所造成和加剧的国际竞争、给各民族带来的生存危机感，以及各民族国家的相互比照，才是主要原因。对此，霍布斯鲍姆似乎强调得不够。

除了科恩、汉斯、霍布斯鲍姆之外，还有众多的历史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西欧民族主义进行了研究。^①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笔者理清 19 世纪西欧民族主义发展的线索、加深对它的理解与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2.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研究

继科恩、海斯之后，其他学者从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拓展民族主义的研究领域。这些学者的研究角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初主义范式，另一类是现代主义范式。

原初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有弗朗乔·图季曼（Franjo Tudjman）、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Van den Berghe）、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哈罗德·R. 伊萨克斯（Harod R Isaacs）、亚德里安·哈斯丁斯（Adrian Hastings）、利亚·格林菲尔德（Leah Greenfeld）和苏珊·雷诺德（Susan Reynolds）等人。

原初主义范式包含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原生的”（primordial），不是近现代的产物。它认为，人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与民族身份或特征是古已有之；民族是在人类社会漫长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① 这些研究包括：Brian Jenkins, *Nationalism in France: Class and Nation Since 1789*, London: 1990; Robert Tomb, *Nationhood and Nationalism in France, From Boulangism to the Great War, 1889—1918*, New York: 1991;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Altona, Vic.: 2003; Michael Hugh, *Nationalism and Society, Germany 1800—1945*, London: 1988; Timothy Baycroft,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 Cambridge: 1998; Hagen Schulze, *Nation-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1987; Abraham Ashkenasi, *Modern German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 1976 等等。

社会有机体，不是近代人为的产物；“民族是人类共同体或全人类的不可替代的细胞”^①，它的基础是共同的地域、血缘、语言、文化和利益。雷诺德认为：“在公元 900 年的时候，作为习惯、法律和血统共同体的民族的概念已经在西方社会牢固地树立……”^② 哈斯丁斯认为，14 世纪晚期是英国民族成形的时间。^③ 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最初的民族观念产生于 16 世纪的英国，可能除了荷兰以外，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也是此后 200 年间世界上唯一的民族。”^④ 第二，个人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感情是被文化传统先天决定的。格尔茨认为，个人一生下来，就受到语言、风俗习惯和想象的共同血缘等这些特定文化传统（cultural givens）的约束。它们表达了个人的感情、日常需要、共同利益以及相关义务，是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及对事物的认知基础，因而对个人具有“难以言说的、不可抗拒的强制性影响”。^⑤ 个人从出生时起就有对自己处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的天然依恋之情，这种原初的依恋之情构成了个人的身份与认同的基础，族群和民族正是在这种依恋之情基础上形成的。

伊萨克斯认为，这种原初感情之所以具有强制性影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基本的群体特征（basic group identity）。这些先天的群体特征包括父母遗传下来的肤色、脸部轮廓等生理特征；也包括经由所属家庭的中介而取得的社会性特征，例如语言、国籍、宗教、习俗、历史等。基本的群体特征可以使人获得归属感和自尊，可以使人进行族际识别。具有相同的肤色、身体表征、语言、国籍、宗教、习俗、历史及血缘起源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自己人”，没有这些的都是“外人”。在发生族际冲突时，个人可以通过这种身份从“自己人”中获得集体援助来对付“他人”。

① Fran Tudjman,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Europe*, Boulder, CO: 1981, pp. 288—289.

② Susan Reynolds, *Kingdom an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900—1300*. p. 256, Oxford: 1984, p. 256.

③ Adrian Hast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1997, p. 51

④ Leah Greenfeld, *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1992, p. 14.

⑤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 London: 1973, pp. 259—260.

范登伯格等人从社会生物学角度研究民族主义。他们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可以溯源至个体的最基本的遗传生殖冲动。任何一种生物体都会运用“裙带关系”(nepotism)和“内在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① 战略来最大化他们的基因库，使具有相似基因的个体数量越来越多，亲缘网越来越大，以至最后大到形成民族。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和亲缘网的扩大，就需要一种文化符号(语言、宗教、图腾、颜色、传统仪式等等)，来作为生物姻亲关系及维护血统团结的标志，来区别于别的亲缘网即别的民族。这种文化符号就成为血亲认同或民族认同的凭证，有了这种凭证，即使那些素未谋面、没有任何物理接触的“亲戚们”，也会相互想象为具有共同祖先的“亲族”，并随时为了“亲族”的存续而牺牲个人自己。^② 民族是由众多个体结合而成，所以，民族像生物个体一样，把自身的存续当做最高的道德律令和政治原则，为此会努力争夺更多的资源与生存空间。同时，它要求个人为了“自己种属”的集体生存而做出自我牺牲——民族感情与民族主义的表现。自我牺牲是个人保存与延续自身基因的本能，是个人的理性选择，这种特性并非后天习得的。

笔者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晚期之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诚然，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依恋和效忠自己所在的社会共同体，但这种效忠与依恋主要是个体行为，不是普遍性的现象。即使出现过集体效忠与依恋现象，其持续时间也很短暂，远远不是一种持久性的、日常性的和全民性的现象。百年战争中，圣女贞德曾经激起法兰西人强烈的民族感情，但这个民族英雄的“传奇影响却是昙花一现的。只是到了19世纪，这位女英雄才真正被歌颂”。^③ 认为个人的民族属性、民族感情是先天决定的，这完全是

① 又译为“自我存在之适存度”，指“亲缘利他”(kin selection)行为，即有共同或相似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利他行为表面上使自己的遗传性状的延续受到损害，但因亲属基因间的相似性，实质上却使自我的基因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

② Van den Berghe Pierre, *Race and Ethnicity: A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 *Ethnic and Studies* 1, 4:401—411.

③ [法]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一种宿命论与先验论。今天，美国的黑人从血缘与体貌特征上看都与非洲黑人无异，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以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非洲黑人感到骄傲自豪。他们更愿意归属美国和为美国而牺牲，而不愿意回到非洲和为非洲国家的事业而牺牲。不过，笔者认为，用社会生物学来解释 19 世纪后期种族主义、民族扩张理论、强权政治理论是有效的。比如，李斯特、特赖奇克、伯恩哈迪等人都认为民族自保是民族或国家的最高道德义务。

现代主义范式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开始流行的。盖尔纳（Ernest Gellner）、汤姆·奈恩（Tom Nairn）、米切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约翰·布罗伊利（John Breuilly）、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米切尔·曼（Michael Mann）、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学者都用这种范式来研究民族主义。

现代主义范式的基本命题包括：第一，民族主义绝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它是现代性产物，完全是 18 世纪末产生于西欧的现代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鼎盛阶段，自此之后，民族主义逐渐衰落，并让位于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性力量。第二，民族不是有共同祖先的、政治化的种族—文化共同体，而是领土化的政治共同体，是在一个版图内法律上平等的公民所组成的共同体。第三，民族是人为构建出来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先有民族、后有民族主义，知识精英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第四，属于一个民族不是意味着具有某些特质，也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是意味着拥有某种资源，是一种行动的能力。第五，民族不是一个具有单一意志与特征的、无缝的整体，相反，它可以分解为很多社会集团，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在上述基本命题的基础上，不同的学者又有不同的研究视角。

盖尔纳从工业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工业社会→同质的高级文化→大规模的公共教育体系→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

盖尔纳认为工业社会有如下特点：第一，高度的职业流动性。人们要随时变换工作岗位和地点。第二，分工和协作程度高。协作的前提是能互相理

解，这就需要一种“能让所有参与者明白的标准用语”^①作为沟通媒介。第三，以大规模交往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与工业社会结构，取代了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村生活方式与农业社会结构，人们需要新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来调整社会关系。上述特点使工业社会须倚赖同质的“高级”文化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高级”文化是一种识字的、公共的、标准的、正式的和以书面文字为载体的文化，本质上是被发明出来或是被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它通过标准化的课本与课程灌输给千百万的学生。只有庞大的公共教育体系才能创造全国通用的同质“高级”文化，而“只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如此重要和关键的职能”。^②就这样，“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一个国家”。^③如果一个群体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那么，它需要的是强化与巩固国家，赋予国家以更大的职能与权力；还没有自己的国家的那些群体，都会努力创建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流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秘密。

盖尔纳的文化范式，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活在异族文化的统治之下以及人们的独立建国要求，因为他们不熟悉或很难适应民族文化，尤其是异族的语言，因此难以与使用异族文化的人进行沟通与合作，并在异族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的或被奴役的地位。它也可以解释，许多民族在创建自己的国家之后，为何都致力于文化整合或文化统一。

奈恩和赫克特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奈恩认为，资本主义肇自西欧，依次向北美、中欧、东欧、亚洲和非洲扩散。先行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是“中心”，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是依附于“中心”的“边缘”。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国与荷兰是“中心”，而当时的德国、意大利还是“边缘”。“中心”的资产阶级抛弃了启蒙思想家的世界主义理想，热衷于通过武力兼并海外领土，剥削“边缘”的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企图将“边缘”固化为向自己提供初级产品和粮食、购买自己

①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50页。

③ 同上书，第96页。